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发展的百年历史 趋向及经验启示

樊 荣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场域与意义集合体。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考量,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经历了由初步发展走向成熟多样、有序集合、重组拓展、虚实结合、智能高效五个发展阶段。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其发展趋向,并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这对于新时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理论创新、价值认识和优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 空间发展; 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1)04-0018-08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变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必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有助于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目标。对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源于学者对公共领域的探索,汉娜·阿伦特早先认为公共领域是市民之间平等对话与交往的“集体性”场域。随着政治学、建筑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对公共空间的广泛研究,公共空间作为社会人际交往与道德共识培育重要场所的意义得到凸显。通过环境塑造和公共参与,可以有效引导规范公众的思想行为。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空间,也是育人环境的空间化呈现,是由多重要素构成的独立系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与革命、建设、改革的社会发展目标同向而行,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当前学界的研究多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系统本身,很少从社会历史变革背景下进行考察。本文试图根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发展的百年历程,总结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发展的基本经验,为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实现

新发展提供借鉴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发展的历史必然

时间和空间历来是包括社会实践在内的一切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场域与空间载体,其发展演进必然与社会发展进步相伴而行,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以空间要素扩张与结构变革为表征不断重组与拓展,其目的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话语权。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是伴随着党的百年辉煌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而展开,是空间要素多元化、结构开放化、组合有序化的渐变过程。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践与学科研究需要之合力的生成结果。

(一) 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是根本原因

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环境能够将不同的社会空间要素转换为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公共空间要素,导致其在不同时期形态各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向工农开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国家建构研究(1949-1966)”(20BK025)

作者简介: 樊荣,女,山西太原人,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展理论宣传工作，一方面是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很低，另一方面是社会物质条件落后，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要素与形态相对单调。主要借助各种刊物、学校、工会组织、讲习所等展开，通过政治运动、宣讲运动、整风运动等形式对共产党人和工农施加教育影响，以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除了继续通过培训班、讲习班、座谈会和在城市建筑场所张贴标语、宣传单等形式进行政治动员之外，还新建党校、夜校开展专门的教育活动，同时也利用新建起的纪念馆、博物馆等隐性教育场所，开辟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以报纸、广播为主要阵地，结合整风运动，对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进行广泛宣传，纪念性博物馆也出现了规模化建设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数量迅速增加。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广播、电视的广泛使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空间范围迅速延伸扩张。1994年以后，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趋于虚拟化与扩大化，博物馆、纪念馆及图书馆等教育场所呈现数字化与移动化趋势。新时代以来，5G、人工智能等网络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实现了无缝对接，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要素重新整合，公共空间发生结构变动，出现以智慧教育空间为代表的新样态。历史发展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伴随社会空间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环境的发展是公共空间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是内生动力

“为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宣传思想工作根本目标的集中概括。”^[1]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始终是革命、建设、改革的目标要求与党员、群众思想道德现实水平之间的矛盾，党需要把提高群众的认知、情感、意识以及行为能力作为满足社会发展要求的根本目标。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目标和社会条件不同，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也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而培养革命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对全体人民开展阶级意

识和国家认同教育。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拨乱反正，摒弃思想僵化，党提出了“解放思想”，再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四有”新人，进而向培育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时代新人的目标转化。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转化作为公共空间构建的内在要求，从而使公共空间的构建能够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诉求，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必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历史变革的内生动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是直接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历史变革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时空中的展开与延续，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进程相伴而行。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初步确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原则。此后，思想政治教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得以发展，对其进行专门研究也势在必行。1951年5月，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标志着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实现了“由局限性向全国性、由分散性向系统性、由随意性向规范性、由临时性向经常性”^[2]的深刻转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的开端。党领导动员各方力量，着力推动全国范围内宣传体系制度化的建设，各级党组织指派优秀党员向学员、学生进行口头上的理论教育。与此同时，专门的教员队伍开始建立，实现了空间参与主体的专业化与全员化，公共空间的建设进入新阶段。1980年，“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独立学科开始走向专业化，于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并逐步深入而系统，从公共空间的构建历程探究其发展规律，为实现其合理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发展提供了新条件，尤其是网络空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场所后，公共空间打破了单一的唯物质场的局面，其构成要素愈加丰富，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向专门化、社会

化、日常化发展的整体趋势，这样的发展使得其研究也日益科学化。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发展的百年演进趋向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是空间要素多元化、结构开放化、组合有序化的渐变过程。作为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与其存在的历史现实相统一，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有机结合，会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特点。依据公共空间的形态及结构变化，可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百年演进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体现出相应的实践特征与发展理路。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向相对成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党员干部、工农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由初期的艰难摸索向相对成熟的发展过程，相应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主要以报刊、工人学校为阵地，通过翻译、宣讲、论战活动向党员、先进青年、群众逐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想理论，培养了一批忠于革命、信念坚定的先进分子。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主要以各种文字载体及政治运动为主要形式。随着国民革命的到来，党虽开始探索在人民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但公共空间仍然沿袭各种政治活动及文字载体形式。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局限于党员、工农群众等部分群体，而是扩大为全民族的思想动员，为建立和巩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努力。而与此同时，针对党内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开展了党内党外的思想整风整党运动，从而坚定革命者的革命信念，提升其理论水平。整风整党运动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要素及范围有所扩大，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目标、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由初步发展逐步走向相对成熟。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转向有序集合

社会变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随之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较之于革命战争年代发生很大变化，革命战争年代，党通过传统媒介传播先进思想理论，教育主体分散化、局域化特征明显，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要素比较分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思想相互较量，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多元化特点明显，这需要首先解决广大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新型社会制度的认同问题，于是党通过明确各级宣传部门的机构设置以及职责范围，规定各级宣传部下设报纸、广播、学校、书刊出版、文化艺术等部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有序运行，为培养全心全意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人才服务。党根据一些群众文化素质水平不高的现实情况，运用直观易懂、方便有效以及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开展教育，“城市里边天天有广播，有这样多的报纸，交通也方便了，全国安定了”^[3]，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着重开展政治形势教育，以学校等教育场所为主要场域，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和听广播的形式，采用秧歌剧、电影、幻灯片、板报、图片、歌曲、展览、连环画等媒介进行形象宣传，运用榜样人物鲜活的事例进行教育，由这些丰富要素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系统初步有序形成。其中，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等建设刚刚起步，这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开始走向规范有序阶段，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依靠经验的分散状态，特别强调公共空间建设的针对性。以农民教育为例，由于农民思想文化素质低，党对农民的教育主要通过听广播、成立田野读报组、走访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那些故事简单、立意明确、歌舞皆有的秧歌剧是最常用的宣传载体。”^[4]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迈向重组拓展

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党一方面抓经济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另一方面，又需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对新型社会制度的认同。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5]因此，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

主义建设人才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建设相对不足，空间种类与数量不多的问题有所改变，并表现出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特点。党开始全面推进各行各业的思想教育制度化建设，善于运用传统媒介结合整风等思想改造运动对广大群众进行劳动和纪律教育，各种剧作品作为资源依托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搭建新平台，包含影剧院等数量较多的公共文化场所及媒体空间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不断吸收新要素，实现变化与重组，保障其推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能发挥，公共空间得到基本稳定发展，为改革开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科学发展奠定基础。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虚实结合

在改革开放时期，公共空间伴随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进程，网络技术发展不仅仅提供了新的网络公共空间，更是带来了空间元素的拓展和空间范围的延伸，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外社会思潮开始集中涌入，人们思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日益增强；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实效性问题更加凸显。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信息技术革命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空间也有所扩大，现代性的城市建筑（公园、城市地标）、娱乐性场所（电影院、剧院）、文化休闲场所（书店、书吧）等已经成为具有现代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除了形态变化外，开放的社会结构也促使公共空间融合现代要素而发生流变，构建出异质化的空间单元，打破了原有的刚性空间结构。还有公共空间主体行为发生抽离和脱嵌，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要素交流与互动提供条件，推动了教育场域的持续变革。总之，信息技术的日渐普及带来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从物质场所向各种虚拟及意义场域拓展的新趋势。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趋于智能高效

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否实现，因此，青年是新时代思

想教育的重点对象。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需充分利用不同的社会要素，创新育人载体，针对新时代青年的群体特点，分区域、分对象、分层次、分专业创设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我国正处于多元主体协同、社会全面变革、改革成果共享的发展关键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也面临新形势与新要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介高度融合推动形成信息联动格局，移动互联、智能高效的教育空间形成，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享的局面，休闲娱乐空间要素的加入促使公共空间的社会化增强，主体性空间的同步运用改变了传统固化的课堂教育模式，公共空间的柔性协同与网络化格局形成，使得网络空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场域和意识形态维护的主阵地。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分异，功能化、精细化水平提高，激发出潜在的异质化公共空间要素，推动空间单元高效重组，空间功能全面升级，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时代性与专业性。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百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梳理回眸其历史发展，目的在于总结出其中的规律，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启示。

（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斗争的缩影，体现出以社会现实为基础，以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为依托，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变化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是在保持其本质属性稳定的前提下，形态、结构上实现时代化的过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时代性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映射，表现出鲜明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创设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针

对工人阶级刚刚兴起以及我国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现实条件，通过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革命宣讲等形式进行政治动员，以讲习所、工会组织为载体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信心，培养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宣传工作也就是思想工作，要求思想工作要结合各项具体工作和现实条件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既要依赖于人民现实的思想水平和现有的教育实施条件，更不能脱离实际。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社会落后，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党通过读报会、读报小组等形式结合群众现实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扩大影响范围的有效途径，实现理论宣传的大众化。除学校外，各种思想交流会议等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交流空间。这适应了当时民众整体的文化素质不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载体单一、公共空间要素同质化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出多种社会要素与部门，国家建设的空间布局变化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分化，形成诸如制度空间、管理空间、学科空间等单元形态。互联网技术的引进更是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向动态、开放发展，教育主体个体性脱嵌的加强使得学校及各种文化馆所等公共场所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现代性、开放性、人性化随之增强。进入新时代，社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种类丰富化、分布碎片化、组合复杂化。因此，我们应积极挖掘、保护、利用与整合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公共空间资源要素，善于结合重大历史事件纪念与节日庆祝活动，使广场、学校、文化休闲场所、网络空间等社会空间实现重组、拓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作用。

（二）外部环境与公共空间同向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发展的过程是被遮蔽的社会空间话语权力的逐步凸显，依赖于整体的社会环境变革。邓小平曾对思想工作做出指示：“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6]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包含着与其他阶段

不同的发展条件和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主观适应性决定了公共空间发展同样要受社会环境影响。

一方面，社会环境要素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提供构成要素。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公共空间彰显其时代特征的实践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含的具体构成要素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构成要素，为其有效创设提供基础条件。在党成立之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构成元素多以物质形态呈现，具有简单化和低水平的特点。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提供的构成要素不断丰富，而且质量也不断提高，大大促进了其功能的发挥。以传统的公共空间——教室为例，早期的教室由黑板、讲桌、课桌凳等最基本的教学工具构成，条件十分简陋，施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单一，功能单一。而现代教室在选择性地保留必要的教学工具外，还引入多种现代多媒体技术，通过网络可以连接海量教育资源，教师和学生甚至能实现角色互换，形成生动的教学空间，这解决了传统课堂教学生硬、死板的弊病，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演化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重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差序格局为主，这种封闭的社会结构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限。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开展，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分工结构、组织结构持续变化，直至新时代，我国社会分化程度、开放程度以及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等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结构因此而实现重构。公共空间的外部设计与内部设施都融入现代理念，参与度、开放性、协同性增强，解决了传统公共空间参与度与体验感不强，空间要素间交流与协作不足等问题，体现出外部环境与公共空间始终同向并进的特点。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与公共空间发展同向同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开展的前提基础，也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发展的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愿景与社会发展要求相契合，公共空间发展是实现二者契合的路径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价值为公共空间生产提供契机。“空间生产是通过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重置或重构创造出符合人的现实需要的空间产品的过程。”^[7]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主体的全面发展需要为基础，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这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也是公共空间创设的本质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目标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创设与运用也为这一目标服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加强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革命意识灌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把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构建要以实现这一基本目标为原则，着重在公共空间内对青年进行政治理论教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要求加强理想、道德、文化、纪律教育，培育“四有”新人。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实现了拓展和重组，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个性化表现与参与主动性提升提供了有利条件，反过来，又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建构的精准性和质量提升。在新时代培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担当责任的时代新人，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因此，就会选择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将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传统技术与人工智能等各种公共空间元素重构和整合。总之，教育目标的变化推动公共空间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空间产品和布局，以满足其发展需要。我们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构建与扩张，必须紧紧抓住“主体需要什么，社会可以提供什么”，将现代教育理念与技术融入其中，以进一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公共空间生产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域面。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8]社会关系的生产可以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构建与发展。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社会的不断转型推动社会全方位变

化，创造、生产出诸多公共空间要素，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物理场所和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而主体性社会实践的开展能够缩小空间参与者的距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有效联系，公共空间的教育行为从单向灌输向主体间性发展；虚拟网络技术的运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拥有的是无形边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跳出书本知识，将海量网络信息梳理后也纳入教育内容。将丰富的教育内容、有效的主体参与、先进的传播载体等有机结合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四）始终保持政治性、公共性与教育性的三位一体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教育性和政治性”^[9]，公共空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三者的有效统一。以专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为例，如公共纪念性及文化场所等在其精神意象融合、外在设计等方面高度融合了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特征。其中，“博物馆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场域，政治使命下诞生的纪念类博物馆中状况尤甚。”^[10]毛泽东曾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进入新时代，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校园、公共场馆、娱乐性场所、文化休闲场所、网络环境作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样态，要坚定不移地成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

除政治性外，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还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与功能属性。公共场所除了在形态上显现出场所宽敞、容纳力强、面向公众等开放性特点，也是意识规训的作用场所，具有教育性。以纪念性博物馆为例，它作为思想政治宣传的重要场所，具有重要的政治教育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的认识历史、热爱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12]博物馆以公共符号为载体，以塑像、文物、资料等充斥巨大空间，面向所有群众开放，成为隐性的公共教育场所。截至2020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的数量已达5788个，是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

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百年发展经验的当代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历时性发展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对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理论创新、价值认识和优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注重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是理论与实践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构建新时代的思想教育公共空间的实践，首先需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理论，将其作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是其有效构建的影响因素。把握好新时代的社会现实，从中获取有效信息，进而推动理论发展，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理论创新的基本任务。我们只有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与表征，挖掘其特点与价值，才能进一步实现对空间系统的全面认识与有效创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话语生态、媒介载体等发生了巨大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主体积极性提高，话语模式由权威型向平民化转变；以智能媒体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教育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彰显出独特的教育价值。但基于认识相对于实践变化的滞后性，当前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理论研究稍显不足。牢牢把握好当前公共空间要素的变化状况及趋势，通过认识这些要素的本质特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理论能够得到相应创新，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每个要素的本质、特征及其在公共空间系统中的作用，进而为公共空间的建构与扩张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兼顾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工具性与目的性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在每个特定历史阶段都承担着重要的思想文化交流与意识形态教化功能，不仅具有一定的物化表征，同时也是意象与精神认同的载体，具有工具性和目的性价值。当前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渗透从

未停止，公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新的挑战，技术异化、网络异化等片面功利性崇拜，加深了社会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工具性价值的盲目追崇，重视单纯的空间交流属性，忽视其教育价值的发挥。这强烈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充分发挥其作为思想交流媒介的工具性价值与思想教化的目的性价值，将“在场”言说与“不在场”规训相统一，构建多要素、多单元共同协同的开放性网络空间结构，统筹各方力量，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强有力的平台。

我们在处理变革中的复杂矛盾时，公共空间的构建也需要有新思路。要着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价值认同，提升其功能性意义，既要注重发挥公共空间的工具性作用，展现其作为载体的物化表征，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广阔的场域，又要发挥其精神塑造与规训教化的目的性价值，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构建要致力于丰富现代思想文化，完善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渠道，积极培育公众的公共精神，培育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公共人”。

（三）坚持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不动摇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构建与拓展，最根本的原则是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不动摇，保证政治性、教育性、公共性的有效统一。首先，开放的共享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是公共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公共性是其本质特征。公共空间的构建除了要将其建设成为容纳性强的场所外，还要注意其公众体验感。但当前部分公共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的问题突出，如将城市公共文化场所建设在城市偏远的区域，导致民众不愿花费更多时间精力去这里，其教育功能从何而谈。对此我们要注重提高公共空间的共享性与利用率，在设计与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受众的特点，对现存空间进行改造，以强化功能分区，注重通过合理化模块设计，创新实践方式，以提高公共空间的有效利用率。其次，公共的教育场所。新时代公共空间的构建要充分体现其教育特征。当前部分公共空间的商业化气息浓重，教育空间被生存空间挤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强烈呼吁公共空间的教育功能回归。我们需要在空间构建过程中遵

循客观发展规律，通过挖掘公共空间内在的思想文化意象，运用新兴媒体技术创新图像叙事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扩大公共空间的教育影响力，来彰显其独特的教育魅力。最后，政治性的教育空间。“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13]，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导向作用的呈现结果。对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进行建构的过程，是将主导意识形态作用于其中的过程。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创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重视公共性与教育性，公共空间的日常性与政治性结合不足的倾向，这要求我们要创新意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通过融合日常教育活动，将意识形态教育面向生活、面向大众，有效发挥其政治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社会发展历史是人不断创造自己生存空间的历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不断进行生产和拓展的历史。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在新时代的建构是在继承宝贵历史经验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在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经验的同时，深入把握其发展的内在机理，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重构与扩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炎,王树荫.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理论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10(21):32-38.

- [2] 王树荫.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36.
- [3]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9.
- [4] 樊荣.新型国家建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形态——以1949-1966年农民教育为中心考察[J].青海社会科学,2020(1):186-192.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
-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8.
- [7] 庄友刚.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域[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6):49-55.
- [8]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 [9] 展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及其本质属性[J].教学与研究,2016(8):59-64.
- [10] 潘继业.我国纪念馆的发展:1949-1966[J].中国博物馆,2017(1):1-6.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 [12] 沈雁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指示——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J].文物参考资料,1951(12):1.
- [13] 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7.

The Public Space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entennial Trend and Empirical Enlightenment

FAN Rong

Abstract: The public spa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practice arena and significance generator for the CPC to condu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ver the CPC's centennial history, starting from its preliminary stage, the party's public spa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five development phases, namely, mature variety, orderly aggregation, restructured expansion, abstract-concrete integration, and intelligent efficiency. Through comparison,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trend, 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efforts in the century-old development of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blic space. It is of crucial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value recogn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blic spa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ublic spa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pace development; basic experience